

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成公經傳解詁第七

春秋七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箋曰五始例月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箋曰公葬例日常時

無冰

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恆煥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

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箋曰無冰例時魯用殷正二月立春解凍故待至

二月乃書無冰

三月作北甲

箋曰作例時月者譏始

春秋七元

何以書

箋曰据不

譏

箋曰以

何譏爾

箋曰据

譏始北使也

四井爲邑四邑爲北甲鎧也

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

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

錄之箋曰凡鄉州黨族閭比各共服器遂

都縣北邑無共器之文遂遠國郊有客民也

今兵器不足乃不授甲而令四邑共作從征

之甲以次推之縣都遂各有所供

明其遂猶有征鄉愈可知故譏始

戰者謀結鞏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戰不相負也後

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非

此盟所能保

箋曰大夫及諸侯盟例時聞

世始見
正例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箋曰敗績例時

孰敗之

箋曰據以自敗爲文

蓋晉敗之

以晉比侵柳圍

而敗之

箋曰晉趙穿侵櫛今省木作貿故

疑晉敗之

上見內大夫及晉君盟下卽言敗

此二國敗之

明矣內大惡諱又使大或曰貿

夫敵晉君有賂

晉文亦晉敗之證也

戎敗之

以地貿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

據侵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

郊言晉見以侵櫛貿戎足以相起立法故據晉爲正

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
箋
日圍侵猶可言敗則不可言也

冬十月

敗箋曰上記王師故不書他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箋曰伐例時爲鞏戰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

築箋曰偏戰例日與衛師敗績績例時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驕如公孫

嬰齊帥師箋曰偏戰例日此日在會上者魯卿並出副以公孫故重在會與桓

十三年日在及戰上相
比見日月無虛設也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箋曰及戰例曰此時者以會爲重稱

臣敵君者起下佚獲當坐獲君也

齊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

据据羈無氏箋曰据當言曹師或曹

人憂內也

春秋託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見王法明

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箋曰內大舉攻齊喜手助之褒錄之下方見行使大夫嫌大夫實尊故明褒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箋曰使如例時月者起齊侯佚獲有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

据高子來盟魯

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實

佚獲

也

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

師敗績者

其佚獲奈何

箋曰据佚獲

師還齊

辟內敗文

侯還晉郤克投戟遂巡再拜稽首馬前

箋曰投戟

釋戎器免介冑遂巡者退而復進也稽首馬前使之下答拜

逢丑父者頃

公之車右也

人君驂

御者

面目與頃公相似

衣服與頃公相似

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心故

特選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箋曰郤克代頃

公當左

臣升車象陽箋曰於師還時代之也使

頃公取飲

卻克因令取水也

頃公操飲而

至

不知頃公將欲堅敵

曰革取清者

革更也軍中人

多水泉濁欲使遠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

不書獲者

內大惡諱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

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

願問執法者箋曰怒問

也丑父曰法斲者斲者丑父箋曰曰於是斲逢丑父

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

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

若也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

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

非法所當貴箋曰春秋不記忠義也記內

大戰獲君而佚之危國怒敵賴及盟而解耳

又起齊敗能盟以復大恥不暇問丑父事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

箋曰大夫及大夫盟例曰直言及不

再出盟者使若微者

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

據國佐如師箋曰據屈完盟

于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

不書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

於齊生頃公踊于楛而闕客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

人語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

使眇者逐眇者逐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至于館卿致館宰夫

朝服致殮臆厥明諉于館箋曰君母窺客是賓己至朝君辭就館時也諉已先定明日

正聘乃又改逐卿大夫逐大夫中未必跛眇

或在燕二大夫出相與踣闔而語闔當道門食時耳

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
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
移

曰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必知

爲國家憂明芻蕘之言不
可廢且起頃公不覺痛
二大夫歸相與率

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
怪

勝猶不解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胤
齊襄公滅
紀所得胤

邑其土肥饒欲得
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

畝使耕者東西如晉地
箋曰禮諸侯藉田
東畝其租悉入於甸師東畝者欲盡征其

賦且以蕭同姪子爲質
見侮戲本由
則吾舍

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廬請諾反魯衛之

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

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也 箋曰土猶

鄙也謂縣邑之禮諸侯藉田東畝卻克欲臣

屬齊比郊甸征其租入故不可也 蕭同姪子

說此者誤信左傳利戎車謬也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

可言至尊不請戰如欲使耕者東西畝壹戰

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言齊雖敗三戰不

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

質揖而去之。郤克眖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

爲之請。

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

然後許之。

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

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

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箋曰：國佐已去

師，止於鞏。四國大夫自至袁婁而盟，謝之也。故不言盟于師而言及，以起國佐能使敵人汲汲與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箋曰：宋卒例日。

庚寅，衛侯遫卒。

箋曰：衛卒例日。

取汶陽田。

箋曰：內取例時。

汶陽田者何

箋曰据下見歸齊文非沛西田諱例

鞶之賂也

以國

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 箋曰因勝而取之旋因晉而歸之雖己田當坐取人田也曹沫已請汶陽之田未知何時復入齊本非齊田不可加齊又不使內得有之者於下復歸齊恥深使不屬我猶愈

冬楚師鄭師侵衛

箋曰侵例時動我也爲下盟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箋曰公會大夫一見

例時月者起下盟蜀一事也使若公有會大夫例但月以危之耳不諱者欲見及盟內恥

深彼爲諱文此不
得諱故不沒公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

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箋曰公及盟例日可

言及人不可言及大夫人卽大夫也與莒人盟包來者同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

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

日据上月

得壹貶焉爾

得壹貶者獨此一見其惡故貶之

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侯矣不沒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

誅其本乃及其末 箋曰稱人者皆諸國大夫也於嬰齊見貶則一切得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

鄭 箋曰公會伐例時月者方諱與楚故錄伐鄭鄭爲義兵也衛宋背殯不稱子者春秋但

以未踰年爲子

辛亥葬衛繆公

箋曰日葬起背殯歐陽屬說以宋葬亦日知之

二月公至自伐鄭

箋曰不得意致伐月者雖危猶可錄

甲子新宮災

箋曰宮廟災例日

三日哭

箋曰哭例時

新宮者何

箋曰據宮各有謚號

宣公之宮也

以無新宮知宣公之

宮廟箋曰方在二十七宣宮則曷爲謂之

月之外故知宣宮爲新也

新宮

箋曰据作僖主

不忍言也

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

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更改也

日方入廟而災

其言三日哭何

据桓僖宮災

故不忍言謚

哭三日哭禮也

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

君臣素編哭之

箋曰以其

新宮災何以書

禮而記之知世

室壞不哭

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

禮則無譏

記災也

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

太重結怨疆齊將不

得久承宗廟之應

乙亥葬宋文公

箋曰日葬見背殯

夏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爲下圍棘見之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箋曰將帥師伐例時

公至自晉

箋曰至自例時危之

秋叔孫驕如帥師圍棘

箋曰將圍例時邑不言圍從內邑例起棘

也叛

棘者何

箋曰据不繫亦不見國文

汶陽之不服邑也

棘人初未

服於魯

箋曰從內叛邑例故知

其言圍之

何

據國內兵不舉

箋

不聽也

不言叛者爲

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

取不得曰圍之當與隣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

以兵往實畏齊也圍者彼口強之詞下來言

歸與此相起

大雩 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

生 大雩 箋曰 甲爲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

分主客

晉郤克 衛孫良夫 伐將咎如

箋曰外大夫同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箋曰來聘例時月者起內

汲汲與盟也聞世始見晉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箋曰衛亦來聘而又與盟不月者一月一時乃

見譏例若皆月反似通例也卽當再月者宜曰是月或兩見十有一月如甲戌例也前及處父盟諱此不諱者與二國聘使盟使若非結晉卽晉衛來盟當言使來盟不必見聘使來盟無

議也

丙午及荀庚盟

箋曰及照例日

丁未及孫良夫盟

箋曰及照例日

此聘也其言盟何

据不舉重嫌

生事故此以

父直

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尋猶尋繹也以

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

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

鄭伐許

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

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 箋曰狄

鄭者下書鄭伯嫌無議於此先狄之以起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箋曰來聘例時

三月壬申鄭伯敗卒

箋曰鄭卒例日

杞伯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再見本爵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箋曰聞世每公見一卒大夫正例也

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爲歸田見之

葬鄭襄公

箋曰鄭例月葬不月者不及時又亟舉兵奪其臣子恩

秋公至自晉

箋曰公至例時

冬城運

箋曰城例時爲取運先見內邑

鄭伯伐許

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意以著其惡
箋曰

上巳狄鄭故故從小國稱侯例直舉其爵爵
仍狄例也春秋伯子男一也鄭無子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始歸不書與刻
伯姬同箋曰

女來歸例時月者
起爲逆葬踊見之

仲孫蔑如宋箋曰如例時爲伯
姬將昏先錄宋也

夏叔孫驕如會晉荀秀于穀箋曰大夫會
例時錄會晉

梁山崩箋曰山崩例時與沙鹿相
比彼異爲災此但異爾

梁山者何箋曰據三河上之山也箋曰梁山
望無梁山禹貢雍州

大山經不見河上梁山崩何以書箋曰據非
意此據史荅之耳梁山崩何以書內異王者

異記異也箋曰與沙何異爾箋曰据山大也

箋曰以不繫何大爾箋曰据非梁山崩壅河

國知大之也何大爾望非嶽梁山崩壅河者舉崩

三日不汜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

皆崩故知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非王

大崩也我為天下記異也山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

中國與王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

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

十年之中殺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梁之

盟徧刺天下之大夫箋曰與日食同示託

王之義

秋大水

先是既有所生

棘之役又重以城

冬十有一月乙酉天王崩

定王例日明不記葬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婁子杞伯

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與斷道同例相比

同盟于蟲牢

約備疆楚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

之危

二月辛巳立武宮

箋曰立例月日者從宮廟例

武宮者何

箋曰：據親廟稱公。

武公之宮也

在春秋前。箋曰：以

桓僖稱之。

立者何

箋曰：據宮不言立。

立者不宜立也

曰

皆纂詞也。

立武宮非禮也

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

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以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以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箋曰：成公高祖桓公桓公高祖武公武公高祖伯禽魯人欲宗室皆有所統故不毀桓公而又立武公之廟。武世室又云君已祧矣。明堂位曰：武公之廟。

臣未相殺是莊公時人之記議武公不當毀也其說未決至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作魯頌因遂

立之

取鄭

箋曰取例時不繫邾婁邑例

鄭者何

箋曰据不言伐又異於根牟

邾婁之邑也

箋曰以不繫是

邾婁邑例

曷爲不繫乎邾婁

箋曰据邾婁邑有繫有不繫

諱亟

也

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人矣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

箋曰舉兵則

爲亟凡繫者乃有所爲耳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箋曰侵例時見宋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月者起上取邾

公孫嬰齊如晉

箋曰如例時見聘也

王申鄭伯費卒

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疆楚楚伐鄭喪不能

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卒例日王申繫時例下日月不必相蒙也費
不葬者前背殯伐許見狄故絕之

秋仲孫蔑叔孫驕如帥師侵宋

箋曰侵例時聘而與衛

交伐之譏文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箋曰伐例時見楚鄭事

冬季孫行父如晉

箋曰如例時再見聘晉前錄嬰齊明

晉欒書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

七年春王正月黜鼠食郊牛角

箋曰牛異例時月者值正

月當郊而食異重也

改卜牛

箋曰改例時

黜鼠

又食其角

曰

又食例時

乃免牛

黜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愼

讎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

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箋曰免牛例時

吳伐郟

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箋曰巴始見稱

人吳始見不進者方進吳爲伯當
漸略小國止於人故吳與楚同例

夏五月曹伯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月者方以
憂內使有夫故詳錄之

不郊

箋曰不郊例時廖曷文說
與定五月郊相明此爲正

猶三望三望

例時此牛灾故不
從僖已見例省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箋曰伐
例時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杞伯救鄭

箋曰救
例時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箋曰同盟例日會時
盟此時會日盟者起

不能救鄭而徒要盟

公至自會

箋曰至自例時危盟例

吳入州來

箋曰入國例時

冬大雩

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箋曰大雩例時

衛孫林父出奔晉

箋曰出奔例時爲後剽立豫見孫氏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箋曰使來例時

歸之于齊

箋曰歸之于例時

來言者何

箋曰据晉歸之當言晉取

內辭也

箋曰以來言使我爲政故

知內 脅我使我歸之也 以此經加之知見使

詞 當言歸 箋曰歸之于者己定 曷為使我歸

之 據本魯邑 箋曰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

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

曰嘻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

皆反其所取侵地 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鞏

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

兩為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

善晉之義齊 箋曰魯恃晉取使權在晉晉

無責亦無善也
主書者譏內耳

晉欒書帥師侵蔡

箋曰侵例時

公孫嬰齊如莒

箋曰如例時聞世始見如莒後不復見爲莒有大夫見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箋曰使來聘例時錄宋詳與晉同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箋曰來納幣一見例時稱宋公見無

母有母者直言來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據紀履緌來逆女子不書納幣箋曰據公子遂

譏喪娶故書

錄伯姬也

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

箋曰春秋將託伯姬示中
興法故詳錄之與五始同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箋曰君殺大夫例時不言及敵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箋曰使來錫例時月者莊

文譏內此

其稱天子何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箋曰據王可去天不

可去王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正者文不變也箋曰此受命王無

譏道其餘皆通矣其言其餘謂不繫于元年者或

也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

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
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
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
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
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
例也爲魯喜錄之箋曰通者謂稱天子稱
天王去天去王皆譏貶之詞也錫命宜譏以
桓本無王文本無天特見譏內之意無譏王
之文故於此去王號稱爵以明不當錫命也
王者天下所歸往受命者也天子與公侯皆
爵也天子可賜命則諸侯可立天子相貴以
爵爵反不貴矣王以諸侯不受命而就賜之
諸侯雖假命爲貴而知命之不足重且非出
王意也是則天子與諸侯同一爵無差等故
也貶之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

若尙爲杞夫人

箋曰內女卒例日不葬同公于例不從外夫人例者起內自有恩不必

脅杞歸其喪

晉侯使士燮來聘

箋曰使來聘例時初見晉正聘

叔孫驕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邾

箋曰會伐

例時爲伯姬錄邾事

衛人來媵

箋曰媵例時

媵不書此何以書

據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

夫錄伯姬也

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箋

曰錄來媵以起中興也賢者人所歸故假三國示法兼以駁迎喪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來逆例時月者譏脅歸其喪故從執文言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據已棄也據以歸

執詞不得內辭也

箋曰實同於脅而歸之也

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爲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

意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箋曰執必由伐入故知脅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不以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

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爲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下潰日相起箋曰公會同盟例日會時盟此時者諱下晉執鄭伯與內脅杞伯同不信

公至自會

箋曰至自例時嫌同大信故致

二月伯姬歸于宋

箋曰內女嫁例月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箋曰致女一見例時禮謂之納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

箋曰据齊侯使弟年來聘

亦致女不錄伯姬也古者婦入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禘

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著然後成婦

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

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箋曰致女者致媵於女有不從嫁而後至者則致之此下更

見二國來媵明媵未至而見致女故曰錄伯姬言伯姬有君人之德

晉人來媵箋曰來媵例時

媵不書此何以書箋曰据上錄伯姬也義與上同

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此已嫁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箋曰齊卒例曰

晉人執鄭伯

箋曰人執君例時稱人非伯討釋不見者明不記事

晉欒書帥師伐鄭

箋曰伐例時不言執以伐是釋而復伐也起下鄭伯

卒操中國之罪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箋曰齊例月葬當時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箋曰伐例時

庚申莒潰

日

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箋曰潰例時日者滅也諱滅言潰故日以明非莒自潰國滅君死正也諱之者爲下入內邑

楚人入運

箋曰入內邑例月時者諱使若他國然

秦人白狄伐晉

箋曰伐例時白狄國舉初見例

鄭人圍許

箋曰圍例時不復狄鄭明鄭有叛道

城中城

箋曰城例時起運實內邑故此城以備楚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爲抑鄭

見之衛侯並見兄弟王陳齊秦唯見弟所以治兄弟

夏四月五卜郊

箋曰卜不從

箋曰不乃不郊從例時

箋曰不郊例時獨於成篇三見郊例者郊王者之事始於傳聞世僖未見郊待升平乃及

禮樂也僖後一公必見一郊唯文不視朔昭
後出奔不見郊而成篇適直一不郊一乃不
郊一用郊之事足以明事天之禮自餘牛災
者以異書非郊例也

其言乃不郊何

据上不郊不言乃僖

不免牲

故言乃不郊也

公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

箋曰不見免牲則郊可知矣今不郊而不
免牲故爲難詞使若不得已而乃不郊者蓋

初議至五月上辛徑郊後議不同
臨時倉卒不郊不及先免牲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
箋曰公會

伐例時月者鄭不服故使若義兵又不致

齊人來媵

箋曰媵例時

媵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据兩見來錄伯姬也媵足以起例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

伯姬之辭言之
箋曰据左右媵六羽譏僭也
婦人以眾多

爲侈也

侈大也朝廷侈于嬖上婦人侈于嬖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

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取十二女箋曰來媵多少非婦人所自主但以多爲侈耳宋王者後其君仍諸侯禮亦于此見之

丙午晉侯獯卒

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箋曰晉例日卒以敗王師故

從纂不明例不書葬也

秋七月

箋曰方將去冬故不書他事

公如晉

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旣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

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箋曰如例時故知去冬也知非如月至月者下二年冬十月皆

不書他事正以起此年去冬故師讀相傳無異說唯所以去冬之義不見耳此四年皆書晉事蓋以晉將執公而謹之晉敗王師公朝京師內行正則外辱不爲恥公大夫比朝聘皆無益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箋曰至例時月者起晉不

足朝往有危也

晉侯使郤州來聘箋曰來聘例時爲己丑及聘盟見與荀庚同

郤州盟箋曰及盟例日

夏季孫行父如晉箋曰如例時

秋叔孫驕如齊

箋曰如例時譏亟事
晉故見如齊爲合禮

冬十月

箋曰起上去冬
故不書他事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箋曰出
奔例時

周公者何

箋曰据宰
周公稱宰

天子之三公也

箋曰未
兼冢宰

伯爲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箋曰据祭伯
來不言奔直

問出者

自其私土而出也

私土者謂其國也
此起諸侯入爲天

舉其重

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
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

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

公奔晉大恥也使若据私土而叛者然不月
箋曰三

從奔例不名者實非私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

箋曰公會例時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箋曰敗狄例時

冬十月

箋曰去冬不明故比二年不書他事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箋曰乞師例時爲下

見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月者善公尊天子 箋曰如例時月者實非如也實如當

朝言

夏五月公自京師

箋曰公會例時月者自京師會

遂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

起來

朝王故言遂公鑿行故以京師自會明諸侯莫朝公獨朝耳朝而不言朝本不爲朝來也

伐秦

箋曰伐例時

其言自京師何

據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

公鑿

行也

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鑿讀若鑿空鑿造聲轉通用耳初不爲

箋曰

朝後乃生意

公鑿行奈何

箋曰據言遂會與

不敢

過天子也

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生事修朝禮而後行

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問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箋曰言自京師是不敢過之詞下褒曹伯則諸侯因公朝亦朝也

曹伯廬卒于師

箋曰聞世曹卒例月時者褒其卒師從大信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箋曰不得意致伐例

時月者與如京師相起明時實爲伐秦如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箋曰曹葬例時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大于邾婁至此乃卒者

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箋曰聞世始錄莒吳皆月卒不葬不同秦例時

者秦自以賢錄
非升平世進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箋曰自歸于例時歸者出入無惡自

晉晉有力

秋叔孫驕如齊逆女

凡取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而已

箋曰逆女例時見正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箋曰伐例時

九月驕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箋曰夫人至例時月

者見挈譏不親迎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箋曰衛侯卒例日

秦伯卒

箋曰昭五年傳曰秦伯何以不名此不問者小國始卒不名不葬通例不

待問也前見嬰卒爲襄此見正例乃並相起昭五年注亦不據此則亦以此爲通例史記繆公任好康公罃共公和桓公無名世本共公緞桓公和景公后伯車哀公無名公羊師說繆公罃康公稻以下無名此未知爲共公爲桓公史記罃和相承和蓋稻誤世本以緞和相承疑又聲轉誤重故無以定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箋曰衛侯葬當時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箋曰大夫卒例日爲後仲遂見之

仲嬰齊者何

疑仲遂後故問之

箋曰

公孫嬰

齊也

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

嬰齊也

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

箋曰

氏爲兄後也

箋曰仲遂子公孫歸父今嬰齊先氏公孫更氏仲故知與歸父

兄弟也知後兄者舉其常言之後弟亦可

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

嬰齊

据本公孫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

氏公

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

据氏非

曰据所後無子則後者爲伯可知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

謂諸侯子

也顧興滅繼絕

然則嬰齊孰後

箋曰據仲有遂又有仲孫

後歸父也

箋曰因後歸父乃爲仲遂孫也若

孫

歸父使于晉而未反

宣公十八年自晉至

何以後之

絕已

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

者叔

彭生氏也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家當積於仲惠諡

也文公死子幼

子赤幼也

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

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

相之老夫抱之

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

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

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

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殺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

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春秋不見殺赤明文叔孫不得見案文則事

不得見也經張大法非斤斤傳忠臣之名聖賢不見經者多矣何注義非宣公死

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君死不哭聚

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

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

歸父之家

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

然後哭君歸父使

乎晉還自晉至櫪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

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

無後也

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逐絕不忿懟也

箋曰徐

當為除故得為共詞今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作徐是徐而察之之徐

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

箋曰仲氏

別甚明非仲孫改為仲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戍齊

國佐邾婁人

箋曰公會同盟例曰會時盟

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

爲篡喜時箋曰執歸于例時稱侯

伯討例歸于者罪未定僖廿八年傳注引此經歸于爲罪未定本一作歸之于者非也

公至自會

箋曰同盟至例時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箋曰宋例日卒

月葬固不日卒者萃氏亂無臣子同蔡侯固例

楚子伐鄭

箋曰伐例時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箋曰宋例月葬此日者起爲共姬加錄之

從不及時
日渴葬例

宋華元出奔晉

箋曰出奔例時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

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箋曰自歸于何時歸無惡例自晉晉有力華氏妃族強盛由三世內娶使然非元之所爲故再見宋華元明宋華勢鈞也

宋殺其大夫山

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

華元故箋曰君殺大夫例時文承葬公之後全與晉陽處父同而山不氏見當國則魚

石其黨也魚石復入見出無惡是君亦當坐
殺君臣同惡仍宋無大夫之例宋亦二王後
得有未命大夫故因以見義知非未命不氏
者未命不得言大夫也實挈文不挈明當國
由君所致

宋魚石出奔楚

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

魚石不殺山 箋曰文與狐射姑同出奔例時

冬十有一月叔孫驕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人

箋曰大夫會大

夫例時月者下殊會吳方示大信故先許大夫會也會吳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

据楚不殊 箋曰 据

外吳也曷

爲外之

据襄五年 不外之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

諸夏而外夷狄

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師也 諸夏外土諸侯也 謂之夏者

大總下土言之辭也 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 問世尙外諸夏未得殊也 至於所聞世可得

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 吳似夷狄差 醕而適見於可殊之時 故獨殊吳 王者欲

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

据大言自

近者始也

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 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葉公問政於

孔子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

許遷于葉箋曰遷于例時遷例月入聞世後許四遷皆書之見四遷者明王者

當安恤

小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箋曰冰例時月者異例重錄之

雨木冰者何箋曰据雨冰不得雨木雨而木冰也何以

書箋曰据木冰不異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

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箋曰雨不爲雪則非甚寒雨於木而成冰則又大寒

是氣候焯候冷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

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箋曰滕空例月而名此日卒不名者承宣九年月卒加錄耳前稱侯始卒稱子於此而日卒不名乃見小國正例何以知婁例之是也小國入見世乃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箋曰侵例時見宋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故斗

七年復食箋日日食正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箋曰乞師例時爲執行父見之

甲午晦

箋曰晦異例日

晦者何

箋曰据丙寅朔至此二十九日小盡非月晦

二冥也

箋曰晦不書故

知晝冥

何以書

箋曰据己卯以震見晦

記異也

此王公失道臣

代其治故陰代陽

箋曰但晦亦異於此見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

箋曰及戰例曰此時者三君搏

戰輕戰輕敗略之下楚不稱師是也

楚子鄭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

据宋公戰於泓敗績稱師王夷

也

箋曰師未敗但君傷耳

王夷者何

箋曰据師當先敗乃及王傷乎

矢也

時爲飛矢所中

箋曰以矛戟則當格門不止傷王故知王夷爲中流矢譏楚

子不持重若吳子謁門於巢也

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據王

箋曰

據末言爾

未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眾今親

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

楚子敗爲文則楚無師之意見矣楚子輕進輕退鄭伯自將輒以楚子爲進退楚子傷而

鄭師遂敗不足偏戰故略之晉侯身將僥幸取勝亦不足錄當從詐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箋曰楚殺得臣宜申皆不氏於此始氏也殺大

時夫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

隨

箋曰公會例時

不見公

箋曰不見公例時

公至自會

箋曰致

不見公者何

箋曰據上言公會

公不見見也

者不見見

師不得欲執之

公不見見大夫執

何以致會

據不之意扈之

會公失序不致

不恥也

箋曰目言不恥

不見

曷爲不恥

扈

之會公失序恥

公幼也

因公幼殺恥爲諱辭不書行

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

箋曰幼弱也恃強勝不見公公爲所謂故不

足恥也往會而不見公公至自如所謂自反

而縮不

明矣行父

唯一見

執何誤讀傳而誤

說非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

箋曰公會伐例

時執行父在此會先書會者起公有禮晉無禮

曹伯歸自京師

箋曰歸者出入無惡例時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

曹何

據曹伯襄復歸于曹

易也

易故名故末言之不復舉國箋曰以自京師故

爲易詞

其易奈何

箋曰據先執爲伯討詞

公子喜時在內

也

箋曰執爲伯討歸爲出入無惡明在內臣子請而免之

公子喜時在

內則何以易

据本纂喜時也
据叔武在內爲衛禍

箋曰公子喜

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

和平其臣民
令專心于負

芻

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訟治于京師
解免使來歸

其言自

京師何

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後復歸于衛俱天子所歸不言

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力文
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箋曰

据當言自京

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言歸自
京師者

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
從還無危難矣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

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執歸書者賢
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

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
箋曰治諸京師則他無難矣故爲朝京師之

詞不爲有力之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箋曰執例時月舍之者無罪閔錄之

于招北箋曰舍一見例時不致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箋曰据執曹伯昇宋

人諸執皆言以歸也仁之也箋曰著其所在存錄之意詞仁者相人偶存問之意

也曰在招北悽矣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北可悲矣閔錄之辭執

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箋曰据以歸愈乎執仁之

則不當代公執也

箋曰以在招北文同其代

公執奈何

箋曰据公執當諱

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

不與

不書者不與無惡

箋曰鄆陵之戰不

必公會晉侯

會沙隨也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

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箋曰言上會伐時行父已代執矣

成公將會厲公

謂上伐鄭言諡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

所請事也故下與嬰齊傳合同

箋曰此下別記異聞非兩事也故加諡言成公明引自

史會不當期將執公

箋曰此說非爲乞師不與爲會後耳季孫

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

失之大者也

箋曰聽治也治此事失之大言不以實也

今此臣之

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

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善其過則稱己美則稱君累代

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

側非出使

冬十月乙亥叔孫驕如出奔齊

箋曰出奔例日始見內大

夫奔正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

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 箋曰大夫盟例日起晉謝而釋之不書至自招北明得

意行父會而後公至是代執之文

公至自會 箋曰公至例時喜危難解故致

乙酉刺公子偃 箋曰殺大夫日者無罪例大夫或執或奔或殺危重故書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帥師侵鄭 箋曰侵例時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婁人伐鄭 箋曰公會伐例時此時會日盟者起晉要盟不信公會爲大信

詞

春秋七十七

三

川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箋曰同盟例時日者晉不信從伐盟例

秋公至自會

箋曰公至例時至者會有危

齊高無咎出奔莒

箋曰外大夫出奔例時始錄齊大夫奔

九月辛丑用郊

箋曰郊祀例日

用者何

箋曰據牲幣乃言用

用者不宜用也

箋曰言用通例也

九月非所用郊也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

故加用之分月也

箋曰魯九月而禘獻子爲之引孟獻

子言日至之事蓋以二至二分均應日躔故
改郊月或惑後人故言用以駁之獻子改禘
于夏至郊于秋分然則郊曷用箋曰據經
以郊類不從也

用正月上辛

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
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
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
辛例不郊則不日箋曰廖曷文說三王之
郊各用其正月魯不敢全同殷後故用寅正
卜二月不吉則卜三月不吉則卜四月是爲
三卜故魯郊於夏四月爲寅正春三月猶是
春月歲始至五或曰用然後郊或有事存后稷
月則不可郊矣
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

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箋曰或說以用兵乃郊用卽類也諸侯無類祭亦非禮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

箋曰乞師例時三見乞師皆所以譏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

人伐鄭

箋曰公會伐例時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箋曰不得意

致伐例時月者危重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

箋曰大夫卒例只卒不地地者起外

來非內大夫也

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

据下丁巳朔知壬申

在十月

箋曰据公孫嬰齊即仲嬰齊已于

十五年

二月乙巳見卒文日不繫月弟子不

計甲子也

即如何說十二

待君命然後卒大

月朔不日食

何以起之

經以公至乃見卒

夫

箋曰言此嬰齊未嘗見經以公至乃見卒

齊耳必於此

嬰齊見例者取其與前公孫嬰

齊同名使公

孫與仲爲二族若兩人也若有

嫌則不取此

矣壬申不與月連不待荅也

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据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箋曰据隱

可卒俠溺前此者嬰齊走之晉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

之罪也箋曰未爲大夫時也例所不書魯有兩公孫嬰齊同時同名者此嬰齊先得

氏不嫌也衛惡君臣同名此大夫公會晉侯士同名或曰以此見譏二名非也

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箋曰時蓋公許之反爲

大夫箋曰先以罪奔復歸至于貍軫而卒十月

壬申日貍軫魯地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

以大夫禮箋曰不敢公至十一月曰吾固許

之反爲大夫許反爲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

之

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箋曰

以特見經軫故知非在內大夫又非被執大夫乃公召用之大夫也書者明人君立賢無方有用外臣疏遠之道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箋曰日食正例

邾婁子貜且卒

箋曰聞世邾婁例時卒名不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

箋曰殺大夫例時李池蓮說與

趙同趙括召伯毛伯同不書及皆敵詞非累詞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東夷道吳園巢日滅例時

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箋曰君殺

大夫例時月者比殺
四大夫因故見弑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於正月者二月庚辰日上繫

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
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

者戒也箋曰國殺君例時庚申距丁巳六
十四日蓋十七年有閏或者見日月不相繫

例不從國殺正例而日從大夫殺例者州蒲
殺其大夫而以見弑雖大夫殺不使有大夫

也何据緯說以爲見二月殺正月幽則當
如甲戌己丑例不得以不蒙月爲蒙月

齊殺其大夫國佐箋曰君殺大夫例時

公如晉

箋曰公如例時

夏楚子鄭伯伐宋

箋曰伐例

宋魚石復入于

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

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

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起其專封

箋曰復入出無惡入有惡例時起魚石與

山謀誅華氏非惡而以乞楚援取君邑爲惡

不言叛者無叛意不言納者非公黨與從大

公至自晉

箋曰公至例時晉亂危之

石于彭城

晉侯使士匄來聘

箋曰來聘例時兩見正聘錄晉也

秋杞伯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再見本爵也

八月邾婁子來朝

箋曰來朝例時月者取鄭諱亟再錄其有禮

築鹿囿

箋曰築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城臺以功重書

譏

箋曰言築爲譏文也

何譏爾

箋曰

据諸侯有囿經三見築囿是也

有囿矣

又爲也

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

里諸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箋曰以名相別知先有囿三囿相通見譏與

三臺同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箋曰公薨例日

冬楚人鄭人侵宋

箋曰例時侵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箋曰乞師例時四見者因喪乞師尤重不月者

下月譏內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

齊崔杼

箋曰大夫會盟例時此月會者君大夫 同盟于虛朶

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略 箋曰盟例時

丁未葬我君成公

箋曰公葬例日不及時

春秋成公經傳解詁第七

受業耒陽曾榮

漢楚

校栞

春秋七